



三才圖會

卷一

器用

下

鐵

器

一



道光乙酉年 梁修梅山

周書補注

館藏版 錫山浦丞題



序

古籍之存於今也若滅若沒岌岌乎千鈞一髮矣學者不能悉心研究但知拾取浮言習爲排斥之說是豈與古爲讐哉抑亦囿於衆而不克自拔也夫以孔壁古文之炳於唐疏頒於學官尙不見容斯世矧其在七十一篇之聲沈響絕者乎吾爲此懼爰取晉孔氏所注周書補之雖學殖蕪陋無所發明幸依盧學士校刊本爲之彌縫而斟酌以求合焉庶幾區區嗜古之心稍覺慰耳竊念生平閉戶自怡不邀虛譽知我罪我皆所不計且幸家有藏書倘天假

道光乙酉年 梁修梅山

周書補注

館藏收錫山浦丞題



序

古籍之存於今也若滅若沒岌岌乎千鈞一髮矣學者不能悉心研究但知拾取浮言習爲排斥之說是豈與古爲讐哉抑亦囿於衆而不克自拔也夫以孔壁古文之炳於唐疏頒於學官尙不見容斯世矧其在七十一篇之聲沈響絕者乎吾爲此懼爰取晉孔氏所注周書補之雖學殖蕪陋無所發明幸依盧學士校刊本爲之彌縫而斟酌以求合焉庶幾區區嗜古之心稍覺慰耳竊念生平閉戶自怡不邀虛譽知我罪我皆所不計且幸家有藏書倘天假

以年總集前此攻擊古文諸家條分縷晰以昭平允之論
則予今日之殷殷七十一篇實他日力挽二十五篇之先
路也道光五年乙酉五月端午日江都陳逢衡識

汪序

孔子刪書斷自唐虞下終秦誓共書百篇無所謂周書七
十一篇也考班史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誥
誓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
其閒時訓明堂見諸記禮克殷度邑援自史遷是此爲周
之逸書或經秦火之餘而司馬班劉所見者仍有四十五
篇初不因汲冢而始有也汲冢則自晉太康二年汲郡人
發魏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乘其目七十五篇無所謂周
書楊用修太史云宋太宗修太平御覽始列汲冢周書或

宋儒臣求汲冢七十五篇而不得卒以周書七十一篇充之愚案班志載七十一篇僅存四十五篇今之傳者其目則七十篇所存則五十九篇意逸周書七十一篇秦火亡其二十六汲冢則得書五十九厥書較備於昔故以汲冢周書名之耶抑或汲冢曾存是書偶未列其目耶是未可知先儒云六經而下求其文字近古有裨於性命道德文武政教者無踰於此書則是書不可以不傳今仍其舊名以俟廣覽博搜之君子云康熙己酉二月春分前二日星源汪士漢識

顧序

邗水之陽有修絜自好之士曰陳君穆堂家世儒林受學植行插架既備寢饋其間徧涉四部尤邃三古雪鈔螢纂邗酷靡輟專室左右池亭花藥琴樽香苾勝侶過訪從容譚藝皆以君爲如春之熙怡秋之曠爽也值

今天子元年開殊科有司欲選君以上大府君力辭非所敢當至再三乃止於昔人所謂爲善而不近名庶乎似之子屢游是土交君頗稔客冬曾數晨夕獲見所注逸周書廿二卷并屬爲之序夫逸周書晉孔晁解疎陋無足觀近

世餘姚盧學士文昭雖集合衆家校正刊行然間一尋覽
但覺尙多棘口瞞心譬猶蠶叢魚鳧與康莊相錯每至窘
步輒復掩卷君獨不避艱難鉤深致遠字梳句櫛旁徵博
引詳哉言之凡孔解所無盧校之欠期於全得其通則將
讀是書舍君之注曷由哉定本有年未遽問世造物不聽
君祕而自娛迨乎今茲削氏告竟予遂操翰濡墨克完宿
諾爲讀逸周書者幸彌爲逸周書幸矣又嘗見君有疏證
隋經籍志一書爲例本諸深寧叟漢藝文之作加以推廣
厥在補亡搜羅鴻濶排比妥帖當使百氏廢者咸起九流

散者仍聚其殆兼會前此孫穀姚之駟余蕭客章宗源等
諸公所長而益其所未及爲成一家言茲事體大方遲脫
藁以君富齒僅艾篤嗜罔遷日而月之優而柔之玉屑堆
按此中閉戶珠光照乘他時懸門可屈指計爾牽連及焉
用訊夫世之以讀是書而知君者且毋以知是書而盡君
也道光乙酉嘉平月元和顧千里撰於新城雙橋巷口之
思適寓齋

黃序

古書之存者六籍之外蓋亦無幾汲冢周書其一也其書十卷自度訓至於器服凡七十解自序其後爲一篇若書之有小序同孔晁爲之注晉太康中盜發汲郡魏安釐王冢而得之故繫之汲冢所言文王與紂之事故謂之周書劉向謂是周時誓誥號令孔子刪錄之餘班固藝文志亦有其篇目司馬遷記武王伐紂之事正與此合然則兩漢之時已在中秘非始出於汲冢也觀其屬詞成章體製絕不與百篇相似亦不類西京文字是蓋戰國之世逸民處

士之所纂緝以備私藏者性命道德之幾微文武政教之要略與夫諡法職方時訓月令無不切於脩己治人雖其間駁而不純要不失爲古書也郡太守劉公廷榦好古尤至出先世所藏命刻板學宮俾行於世上不負古人之用心下得以廣諸生之間見其淑惠後人不旣多乎至正甲午冬十一月四明後學黃玠謹志

謝序

周書本以總名一代之書猶之商書夏書也自漢以來以所傳五十八篇目爲尙書而於尙書所載周書之外以七十一篇者稱之爲周書而別之劉向以爲孔子刪削之餘第漢志載周書七十一篇卽列於尙書之後而總繫之以辭則究未嘗別之於尙書之外也至隋志始降列雜史之首以爲與穆天子傳俱汲冢書然漢志未嘗列穆傳則其非出自汲冢可知不當牽合愚嘗玩其文義與尙書周時詰誓諸篇絕異而其宏深奧衍包孕精微斷非秦漢人所

能彷彿不第克殷度邑爲龍門所引用也明堂見於禮記職方載在周官其文雖有小異要不足爲病而箕子月令想卽洪範呂覽所傳之文周史所記載者也惟其闕佚旣多又頗有爲後人孱入者篇名亦大率俗儒更易必有妄爲分合之處其序次亦未確當如大匡爲荒政第四卷王在管時不當復以名篇且文內大匡中匡小匡意不可解時訓似五行傳諡法與史記正義大同殷祝雜出殷事與王會篇末成湯伊尹語皆爲不類若太子晉一篇尤爲荒誕體格亦卑弱不振不待明眼人始辨之也愚謂是書文

義酷似國語無疑周末人傳述之作其中時涉陰謀如寤傲之嘆謀泄和寤之記圖商多行兵用武之法豈卽戰國時所稱太公陰符之謀與時蓋周道衰微史臣掇拾古訓以成此書始於文武而終於穆王厲王也好古之士所宜分別觀之立乎千載以下讀千載以上之書而猶執篇目之多寡以繩之豈不誤哉乾隆五十一年歲在丙午八月望日嘉善謝墉題於江陰使院

班志載周書七十一篇僅存四十五篇今其目仍有七十篇而存者乃有五十九篇較班志轉多十四篇此由

後人妄分以符七十之數實祇四十五篇未嘗亡耳且如大武以下並論攻伐之宜文氣不斷不得分爲三篇卷一之糴匡與卷二之大匡俱屬荒政辭義聯屬自是一篇蓋糴匡之文卽在大匡中間如勤而不賓祈而不賓利民不淫民利不淫文義一律簡冊舛錯遂分而爲二因有卿參告糴之句而妄立糴匡之名也若第四卷大匡爲監殷事篇內雖有大匡中匡小匡之名不應與前篇同其名目二者必有一訛武寤文勢亦似竟接前文非另篇也世俘與克殷事詞相屬文筆亦一類應爲

克殷一篇今中隔大匡文政大聚二篇蓋亦妄立世俘之名而分之并亂其篇次也

孔氏旣注周書而尙有不注者十餘篇豈此十餘篇爲孔氏之所未見後乃附入者耶如器服篇多闕文固不可注至若艷謀度邑武儆嘗麥官人諸篇均多名言法語何以概置不注是可疑也

是書之刻盧抱經同年積數年校勘之功加以博雅之士蒼萃所見而成之而墉適以採風蒞止遂以夙昔管見參互考訂課士之餘不辭炳燭之明悉力討論謹以

質之同好汲古之士願更有以開我也丙午九月下澣
墉又識

楊序

晉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彪音彪準私發魏安釐王家得竹書數

十車其紀年十三篇易經二篇易繇陰陽卦二篇卦下易

經一篇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涉論易國語三篇言楚

晉事名三篇似爾雅論語又似禮記師春一篇瑣語十一

篇諸國夢卜妖相書也梁邱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數次言

邱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

歷二篇鄒生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圖詩一篇又雜書

十九篇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衡案此俱見晉書末

哲傳由紀年十三篇數至雜書十九篇共六十六篇又七篇不識名題通共七十三篇無七十五篇漆書皆科斗文字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詔荀勗撰次之以爲中經列在秘書著作郎束皙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此晉書武帝紀荀勗及束皙傳文也又杜預春秋集解後序亦云汲冢古文七十五卷多不可訓周易及紀年最爲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而無彖象文言繫辭其紀年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惟特記晉國起自殤叔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相次晉滅獨記魏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

之史記也文大似春秋經又稱伊尹放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令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師春一卷則純集左氏傳卜筮事合此觀之汲冢所得書雖不可見而其目悉具於此曾無一語及所謂周書者也案漢藝文志有逸周書七十一篇

盧文弨曰案以漢志無逸字

今所謂汲冢周書校之止缺四篇蓋漢以來原有此書不因發冢始得也李善注文選日月遠在晉後而其所引亦稱逸周書不曰汲冢書也惟宋太宗時修太平御覽首卷引目始有汲冢周書之名蓋當時儒臣求汲冢七十五篇

而不得遂以逸周書七十一篇充之矣

盧文昭曰案隨唐志已云汲冢矣

晁氏公武陳氏振孫洪氏适高氏似孫黃氏震李氏燾吳

氏澄周氏洪謨號通知古今者皆未暇深考

盧文昭曰案李與言已云

繫之汲冢失其本矣升菴失考

余故錄晉書及左傳後序文於此則此書

也當復其舊名題逸周書可也嘉靖壬午八月望日楊慎

書

逸周書補注目錄

卷首

敘略

集說

卷一

度訓解

命訓解

卷二

常訓解

文酌解

糴匡解

卷三

武稱解

允文解

大武解

大明武解

小明武解

卷四

大匡解

程典解

程寤解

秦陰解

九政解

劉法解

文開解

保開解

八繁解

卷五

艷保解

大開解

小開解

文倣解

卷六

文傳解

柔武解

大開武解

卷七

小開武解

寶典解

艷謀解

寤倣解

武順解

武穆解

卷八

和寤解

武寤解

克殷解

卷九

大匡解

文政解

大聚解

卷十

世俘解

箕子解

耆德解

卷十一

商誓解

度邑解

武儆解

五權解

成開解

卷十二

作雒解

皇門解

大戒解

卷十三

周月解

時訓解

月令解

卷十四

謚法解

卷十五

明堂解

嘗麥解

卷十六

本典解

官人解

卷十七

王會解

卷十八

祭公解

史記解

卷十九

職方解

卷二十

芮良夫解

王子晉解

王佩解

卷二十一

殷祝解

周祝解

武紀解

卷二十二

銓法解

器服解

周書序

卷末

補遺

諸書誤引

卷首

敘略

逸周書古無善本以近日餘姚盧氏抱經堂校本為最善

其所據舊本則有元劉廷榦本名貞有四明黃玠序明章蔭本程榮

本吳瑄本卜世昌本何允中本胡文煥本鍾惺本其參校

諸家則有元和惠氏定字棟吳江沈氏果堂彤嘉善謝氏

金圃塘江陰趙氏敬夫曦明臨潼張氏芑田坦江寧嚴氏

東有長明金壇段氏若膺玉裁仁和沈氏朗仲景熊仁和

梁氏曜北玉繩錢塘梁氏處素履繩錢塘陳氏省衷雷而

末則自序合衆本並集諸家說校蓋世間相傳之本莫善於此矣故一依盧氏作藍本而間取他本參訂之

逸周書於全刻外其見於選本者則有武林陳爻一誤子周文歸西吳潘基慶良耜古逸潘刻於萬厯辛亥陳刻於崇禎庚辰祇取圈評無所詮發潘刻命訓常訓武稱程典文傳武順大匡大聚皇門大戒史記職方芮良夫周祝武紀共十五篇則其自選陳刻度訓命訓武稱文傳大開武武順和寤武寤克殷誤作陰作雜諡法官人王會王佩共十四篇則竟陵鍾伯敬選也嘉靖間黃佐輯六藝流別采逸

書甚多其錄於書藝者則有商誓皇門之誥祭公之顧命程典嘗麥歲典本典文酌之謨開武之謨佩玉之訓大匡之問度邑之問四方獻令其錄於禮藝者則有諡法義頁

箴見文商箴案所引天曰順順維生地曰固固維寧人曰信信維聽乃呂氏春秋序意篇文非逸書

金版銘案所引乃大聚解卽位筮祝案所引乃克殷解中殷之末孫至受天明命一段其

錄於春秋藝者則有成周王會記詩藝則轡之柔矣六語

天爲蓋地爲軫六語欲伐而不得生斧柯二語而已典謨

訓問硬分名目已屬穿鑿而於諸篇舊本空圍一槩刪去

連接成文尤非

是書命名俱以解名其篇案說文解判也博雅解說也玉篇釋也文心雕龍曰百官詢事則有關刺解謀解者釋也解釋結滯徵事以對也又古今樂錄傖歌以一句爲一解中國以一章爲一解王僧虔啟云古曰章今曰解據斯二說古人原有以一篇爲一解者求之春秋時惟管子有牧民解形勢解立政九敗解版法解明法解然皆申明前篇之意而爲解說故曰解與周書又不同

大匡第十程典文傳大開武小開武武順和寤武寤克殷

大聚度邑作維皇門周月時訓謚法王會祭公史記職方

芮良夫王佩最爲完善而度邑皇門祭公芮良夫其尤雅者也文酌艷保小開寶典大匡第三文政成開諸篇訛誤脫落均所不免在善讀者疑以傳疑而已

雜匡大匡第十文傳大聚等篇皆爲備荒而設可見周家體卹民隱至意

武稱允文大武大明武小明武柔武武順武紀皆兵法也諸篇不無戰國謀略先聲然要是周人手筆非秦漢以後

語

大開武傲銓法器服四篇俱全之文而器服則並難句

讀

程寤秦

當作泰

陰九征九開劉法文開保開八繁箕子耆德

月令十一篇皆亡盧本據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補程寤七十五字據蔡邕明堂月令論及隋書牛宏傳抄呂氏十二紀首補月令今仍從舊本

諡法解卽六家之周公諡法盧本以史記正義刪改則既失諡法解之舊觀而又非史正義之目次兩失之矣今仍從舊

王會解孔氏注本甚略宋王伯厚舊有補注于名物多不

能詳而援引又無裁斷是篇凡七易稿其無考者猶磊磊焉甚矣古書之難讀也

世俘一篇據漢志亦稱武成舊本乙巳陳本命新荒蜀磨至至百韋命伐厲告以馘俘七十九字係錯簡故日月不符今依正文干支推算時日毫無疑義

皇門作于流言初起之時嘗麥作于三叔構禍之後二篇文辭古奧定是西周手筆

大匡解云管叔自作殷之監作雒解云武王克殷建管叔于東可知管叔之畔於周公無涉作雒又言三叔及殷東

徐奄及熊盈以略後又言俾中旄父宇于東可以証周公居東之東是國邑非東都也
作雜解云周公立相天子大戒解云王訪于周公明堂解云武王崩成王嗣嘗麥解云王初祈禱于宗廟本典解云王在東宮王會解云天子南面立周公在左均是周公未攝天子之證可補傳注所未及

是書舊稱周書見漢藝文志其後隋經籍志因之劉知幾史通因之經注亦多作周書至晁公武讀書志始目爲汲冢周書楊升菴辨之甚悉則當稱周書爲是今題逸周書

者從說文引稱逸周書以別于尙書故仍從盧本不改

此書相傳爲孔晁注然晉書無孔晁傳隋志周書十卷亦不云某人注晁公武讀書志始云晉孔晁注案孔氏之學隋志載梁有尙書義問三卷鄭玄王肅及晉五經博士孔晁撰又云春秋外傳國語二十卷晉五經博士孔晁穀梁傳五卷注謂孔君指訓而不言名余蕭客經解鈎沉曰程端學春秋本義十四卷引孔晁

書之有補遺也蓋摘錄他書之引是書而爲今本所無者然往往援據失真謬相引證訛以傳訛非徒無益茲特別

立諸書誤引一門懼魚目之混珠也

周人卜年七百當戰國之際家自爲說人自爲書幾于汗牛充棟其有典章文物藉以流傳者已如吉光片羽不可多得其間小說稗官往往雜出此亦金中之沙相附而存棄之可惜然不敢竟謂逸書之遺故又爲附錄一門以拾散亂于朽蠹之餘而已

集說

漢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周史記師古曰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今之存者四十五篇

矣

周書止七十篇其一爲書序則周史氏所作也周史係戰國時人劉向以爲周時誥誓號令今案其書如繹匡大匡程典大聚皇門諸篇誠然餘則不盡如劉說也至謂是孔子所論百篇之餘則皇門祭公芮良夫諸解豈宜在就刪之列師古謂今之存者四十五篇則在唐時已少二十六篇今止七十一篇較之師古時反多十五篇豈束皙傳所謂雜書十九篇尙存于世後人乃拾取以補之因以有汲冢之目耶隋書

經籍志周書十卷汲冢書似仲尼刪書之餘

劉知幾史通周書與尙書相類卽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凡爲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其有明允篤誠典雅高義時亦有淺末恆說滓穢相叅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時訓之說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書五經之別錄也

謂卽孔子刊約百篇之外同師古說王子晉事最後蓋當靈王之世不得至景王也謂是五經之別錄良然

晁公武讀書志汲冢周書十卷晉太康中汲郡與穆天子傳同得晉孔晁注蓋孔子刪采之餘凡七十篇

逸周書漢人已引非晉太康中始出也其誤本隋書經籍志注

容齋續筆汲冢周書今七十篇殊與尙書體不相類所載事物亦多過實其克商解云武王先入適紂所在射之三發而後下車擊之以輕呂劍名斬之以黃鉞縣諸大白商二女旣縊又射之三發擊之以輕呂斬之以元鉞縣諸小白越六日朝至於周以三首先馘入燎於周廟又用紂於南

郊夫武王之伐紂應天順人不過殺之而已紂既死何至
梟戮俘馘且用之以祭乎其不然者也又言武王狩事尤
爲淫侈至于擒虎二十有二貓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
十有三鼈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一羆百十八豕三百
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麂十有六麝五十鹿三千五百有二
遂征四方凡斃國九十有九國馘磨億有十萬七千七百
七十有九其多如是雖注家亦云武王以不殺爲仁無緣
所馘如此蓋大言也王會篇皆大會諸侯及四夷事云唐
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在右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

焉堂下之左商公夏公立焉四公者堯舜禹湯後商夏卽

杞宋也又言俘商寶玉億有百萬

衡案王會無俘玉事事見世俘解容齋誤記

所紀四夷國名頗古奧獸畜亦奇崛以肅真爲稷真

衡案宋孝

宗諱齊故避慎爲真

穢人爲穢人樂浪之夷爲良夷姑蔑爲姑妹東

甌爲且甌渠搜爲渠叟

衡案所說諸字皆通用字

高句麗爲高夷所敘

穢人前見若彌猴立行聲似小兒良夷在子弊身人首脂

其腹炙之藿則鳴揚州禺禺魚人鹿

衡案人上脫發字

青邱狐九

尾東南夷白民乘黃乘黃者似騏背有兩角東越海蜃海
陽盈車大蟹西南戎曰央林以酋耳酋耳者身若虎豹渠

叟以鬣犬鬣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區陽戎以鼈封鼈
封者若螽前後有首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臯雞康民以
桴苡其實如李食之宜子北狄州靡費費其形人身枝踵
自笑笑則上唇翕其目食人都郭生生若黃狗人面能言
奇幹善芳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眯正東高夷嚙羊嚙羊
者羊而四角西方之戎曰獨鹿叩叩距虛犬戎文馬而赤
鬣縞身目若黃金名古皇之乘白州北衡案北字誤當作比下同閭北
閭者其華若羽以其木爲車終行不敗篇末引伊尹朝獻
商書云湯問伊尹使爲四方獻令伊尹請令正東以魚皮

之鞞鯁醬蛟鼈利劍正南以珠璣玳瑁象齒文犀正西以
丹青白旄江厯龍角正北以橐駝駒駼駃騠良弓爲獻湯
曰善凡此皆無所質信姑錄之以貽博雅者唐太宗時遠
方諸國來朝貢者甚衆服裝詭異顏師古請圖以示後作
王會圖蓋取諸此漢書所引天子不取反受其咎母爲權
首將受其咎以爲逸周書此亦無之然則非全書也

十一 非全書甚然卜世三十卜年七百逸書豈特七十篇

哉克殷亦周之野史故太史公取入周紀

李燾曰隋唐經籍藝文志皆稱此書得於晉太康中汲郡

魏安釐王冢孔晁注解或稱十卷或稱八卷大抵不殊案此則晉以前初未有此也然劉向班固所錄並著周書七十一篇且謂孔子刪削之餘而司馬遷記武王克殷事蓋與此合豈西漢世已得入中秘其後稍隱學者不道及盜發塚乃幸復出耶篇目比漢但闕一爾必班劉司馬所見者也繫之汲冢失其本矣

汲冢無周書升菴辨之甚詳孔晁晉書無傳隋志周書十卷亦不云孔晁注以爲晁注者自晁公武始其注頗多疎略

陳振孫曰晉太康中汲郡發魏安釐王塚所得竹簡書此其一也凡七十篇敘一篇在其末今京口刊本以序散在諸篇蓋以倣孔安國尚書相傳以爲孔子刪書之餘未必然也文體與古文不類似戰國後人依倣爲之

案皇門時訓嘗麥王會祭公職方芮良夫王佩周祝諸解豈戰國以後人所能道

丁黼曰夫子定書爲百篇矣孟子於武成取其二三策謂血流漂杵等語近於誇也今所謂汲冢周書者類多誇詡之辭且雜以詭譎之說此豈文武周公之事而孔孟之所

取哉然其間畏天敬民尊賢尚德古先聖王之格言遺制
尚多有之至於時訓明堂記禮者之所采錄克殷度邑司
馬遷之所援據是蓋有不可盡廢者晉狼曠曰周志有之
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其語今見之篇中此吾夫子未定
之書也漢蕭何云周書云天子不取返受其咎則夫子既
定之後而書無此語意者其在逸篇乎其後班固藝文志
書凡九家有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蓋孔
子所論百篇之餘也以兩漢諸人之所纂記推之則非始
出於汲冢也明矣惜乎後世不復貴重文字日就舛訛予
始得本於李與嚴家脫誤爲甚繼得陳正卿本用相參校
修補頗多其間尚有不可句讀脫文衍字亦有不容強解
者姑且刻之俟求善本更加增削庶使流傳以爲近古之
書云嘉定十五年夏四月

商周鼎革之際其事蓋亦難言矣非經筆削安得盡
醇今所傳尚書五十八篇可謂皆古先聖王之格言
然尙不免僞古文之攻丁氏此刻實爲逸書大幸

劉克莊曰汲冢書十卷七十篇與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
合但少一篇晁子止謂其紀錄失實李仁甫謂書多駁辭

案中間所載武王征四方馘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三億萬二千三百三十暴於秦皇漢武矣狩擒虎二十有二云云紂圍雖大安得熊羆如是之衆又謂凡俘商寶玉億有百萬荒唐夸誕不近人情非止於駁而已

案書大傳成王時千七百七十三諸侯來會當武王時會孟津者八百國其餘九百七十三國均未從周則謂當牧野既事之後絕無一逆命梗化之國吾不信也至於擒虎二十有二云云合以孟子沛澤多而禽獸至之語正是紂從禽無厭之證而俘商寶玉亦

猶之俘玉三瓊耳總見紂之失德非武王愛寶也

王應麟困學紀聞漢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誓誥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隋書志繫之汲冢然汲冢得竹簡書在晉咸寧五年而兩漢已有周書矣太史公引克殷度邑鄭康成注周禮云周書王會備焉注儀禮云周書北唐以閭許叔重說文引逸周書文翰若翬雉又引獮有爪而不敢以擗馬融注論語引周書月令皆在漢世杜元凱解左傳時汲冢書未出也千里百縣轡之柔矣皆以周書爲據則此書非始出於汲冢也案晉束皙傳太康

二年汲郡得竹書七十五篇其目不言周書紀云咸寧五年左傳後序云太康元年當考左傳正義引王隱晉書云竹書七十五卷六十八卷有名題七卷不可名題其目錄亦無周書然則繫周書於汲冢其誤明矣

案晉書束皙傳由紀年十三篇數至雜書十九篇止六十六卷有名題

黃震曰汲冢周書七十篇自度訓至小開解凡二十三篇皆載文王週紂事多類兵書而文澀難曉自文儆至五權二十三篇載文王薨武王繼之伐商事其文閒有明白者

或類周誥自成開解至王會十三篇載武王崩周公相成王事閒亦有明白者多類周誥自是有祭公解史記解穆王警戒之書也職方氏繼之與今周禮之職方氏相類芮良夫解訓王暨政臣之書也王佩解亦相類自周祝解至銓法解不知其所指終之以器服解而器服之名多不可句

周初文澀難曉自是古文簡奧然亦有脫誤處不可強爲解也王佩與周祝類與芮良夫不類

方孝孺曰汲冢周書十卷七十解或謂晉太康中出於汲

郡魏安釐王家故曰汲冢以論載周事故曰周書宋李燾
以漢司馬遷劉向嘗稱之謂晉時始出者非也此固是矣
劉向謂其書爲周書卽孔子刪定之餘者則非也何者其
事有可疑也略舉其大者言之武王之伐殷誅其君弔其
民而已其世俘篇乃曰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
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夫殺人之多若是雖楚漢之
際亂賊之暴不若是之酷而謂武王有是乎所誅以億萬
計天下尙有人乎周公之用人不求備於一人其官人篇
乃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恭縱之以色以觀其常臨之以利

以觀其不貪濫之以樂以觀其不荒以詐術陷人而責人
以正雖戰國之世縱橫權數之徒所不爲曾謂周公而以
此取人乎王者之師禁亂除暴以仁義爲本其大武篇則
曰春違其農夏食其穀秋取其刈冬凍其葆不仁孰甚焉
其大明篇則曰委以淫樂賂以美女不義孰甚焉此後世
稍有良心者所不忍爲曾謂王者之用兵乃若是乎其爲
文王之言曰利維生痛痛維生樂樂維生禮禮維生義義
維生仁此稍知道者所不言曾謂文王大聖人而爲是言
乎其文傳篇曰有十年之積者王有三年之積者霸霸之

名起於衰世周初未嘗有之謂王者不以道德而在乎積穀之多是商鞅之徒所不言而以爲文王之言可乎其他若是者甚衆及載武王伐商之事往往謬誕與書不合由此觀之決非周書謂孔子刪定之餘者非也其中若諡法周月時訓職方之篇又與爾雅月令閒有合者竊意漢初書亡隱士縉紳之流所僞著以爲周書而司馬遷不察故引而用之劉向因以爲古書耳其中芮良夫篇最雅馴其曰后除民害不惟民害害民非后惟其讐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敵衆后其危哉嗚呼君子之言三復其篇爲之

出涕

司馬遷劉向何如人若漢初隱士所爲二公豈不能

言而辨

周洪謨曰汲冢周書文體淺露詞意迂疎無百篇渾厚沈雄氣象劉向謂是周時誓誥號令孔子刪錄之餘愚則以爲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蓋周東遷之後史官隨王室以東而西土逸民私爲此書以識周先王之事固非當時左右史之所記者也其最害理者如武王伐商之日紂旣自燔武王乃射之而擊以輕

呂斬以黃鉞懸諸大白之旗二女既縊王又射之而擊以輕呂斬以元鉞懸諸小白之旗又以先馘入燎於周廟夫商之與周非世讐也武王奉行天罰爲民除暴其前徒有倒戈之勢其士女有元黃之迎而其君又以自燔矣乃擊其尸梟其首以燔於廟雖伍員報仇於楚不如是之慘也而謂武王爲之乎昔司馬遷之作周紀不取泰誓武成之言而乃有取乎其說亦可謂陋矣孟子於武成惟取二三策耳使其見此則將何如取之哉又王會篇言成周之會四夷貢獻異物甚多夫西旅貢獒未爲奇也而召公猶以爲非所當受今乃殫四表八荒珍怪之產畢集於庭而是時召公猶在乃無一言以及之乎至於篇末又謂成湯命伊尹爲四方獻令使夷戎蠻貊悉以方物致貢此何理也學者以其先秦古書而備觀覽可也若取之以實先王之事則不可也

黃鉞事誠可疑王會記四夷貢獻自是當時實錄如必執旅獒以獻疑則越裳白雉肅慎楛矢皆不足信

郭棐曰古書自六籍外傳者蓋少矣劉向班固所錄則有

周書七十篇晉太康中盜發汲郡魏安釐王家得之所言
皆文武周公及穆宣幽靈之事度訓篇曰天生民而制其
度度小大以正權輕重以極明本末以立中武稱篇曰美
男破老美女破舌淫圖破國淫巧破時淫樂破正淫言破
義大開武篇曰其惟天命王其敬命祭公篇曰汝無以小
謀敗大作汝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汝無以家相亂王
室而莫卹其外尚皆以時中又萬國芮良夫篇曰民歸於
德德則民戴否則民讐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勝衆后
其危哉王佩篇曰王者所佩在德德在利民不過在敬

敬字

誤案今本作
數懲二字

施予在平心不幸在不聞過福在受諫基在
愛民固在親賢至哉斯數言者卽壁中書奚加焉諡法解
則周公之所制時訓明堂乃禮記所采王會解博於鳥獸
草木之名史記解明於治亂興亡之迹卓有可觀他篇蓋
多誇詡詭譎如利維生痛痛維生哀哀維生禮禮維生義
義維生仁則非文王之謨也射之三發擊之輕呂斬之黃
鉞懸之太白則非武王之烈也六則四守五示三極則非
周公之訓也春違其農秋伐其穡夏取其麥冬寒其衣服
則非司馬之法也世俘解言凡懃國九十有九馘魔億有

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則嬴秦之暴不酷於此也官人解言設之謀以觀其智示之難以觀其勇煩之事以觀其治臨之利以觀其不貪濫之樂以觀其不荒醉之酒以觀其恭從之色以觀其常則儀衍之詐不深於此也又奚謬鑿若是故或謂戰國時纂輯出逸民隱士之手然閤其云智勇害上不登於明堂則晉狼臆稱之綿綿不絕蔓蔓若何毫末不掇將成斧柯則蘇秦引之夷羊在牧蜚鴻滿野則史周紀引之其書似出春秋戰國之前抑周之野史與未可知也謂爲周之誥誓號令未經孔子刪定之餘則吾不敢信也

輕呂黃鉞之事世俘官人等篇斷爲周之野史其論亦公

胡應麟曰逸周書七十篇漢時僅存四十五篇今周書十卷其七十篇之目並存而缺程寤秦陰九政九開劉法文開保開八繁箕子耆德月令十一篇之文所存五十九篇并後序一篇共六十篇蓋非完書也

漢時周書不缺故藝文志直云周書七十篇其二云存四十五篇者乃顏師古語胡氏誤會

又曰周書多論紀綱制度敘事之文極少克殷數篇外惟王會職方二解皆典則有法而王會雜以怪誕之文職方敘述嚴整過王會其規模體制足以置之夏商也

職方乃周官之文穆王抄出以資循覽故較王會嚴整

又曰汲冢周書所載克殷度邑等篇采於史遷時訓明堂等篇錄於禮記蓋或仲尼刪削之餘戰國文士綴遺亡益以縱橫夸誕而成此書漢藝文志七十一篇注引劉向云今存四十五篇則當時脫佚幾半若子長所采蓋存於四

十五篇之中者而其餘篇至汲冢之發而復完也

此謂漢人止見四十五篇而其餘篇出汲冢亦調停之說案漢志注所云今之存者乃顏氏語

又曰周書卷首十數篇後序皆以爲文王作而本解絕無明據且語與書體不合蓋戰國纂集此書者所攙入之冠於篇首也至大武武稱等篇尤爲乖謬近於孫吳變詐矣考周書終太子晉實當靈王之世其爲周末策士之言毋惑也

周書卷首十數篇大與子類或出鬻子手大武武稱

等篇則太公兵法近之其言亦不盡出於變詐閱者參之

劉大謨曰若度訓命訓常訓文酌允文大武等解而盡謂之周書可乎若和寤武寤商誓度邑時訓明堂等解而盡謂之非周書可乎六經而下求其文字近古而有裨於性命道德文武政教者恐無以踰於此

總是周書但有醇不醇耳六經而下文字近古洵無過此矣劉氏可謂知言

臧琳經義雜記曰漢書藝文志曰周書七十一篇周史記顏

師古曰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案自蓋孔子所論以下皆師古語今本闕十一篇猶存六十篇較之唐本反多十五篇可異也其中艷保大開小開文倣商誓度邑武倣五權周月時訓明堂嘗麥本典官人武紀銓法器服書序十八篇無注蓋亡闕之餘後人掇拾他書補之故止存其本文若周月時訓明堂官人職方等篇爲采摭他書其跡顯然又令人不能不致疑其文理精醇堪與典謨並列者莫過祭公史記芮良夫玉佩數篇識者辨之

今之存者四十五篇是師古語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仍是劉向語李燾丁黼王應麟諸人所說皆同臧氏以爲皆師古語誤矣王佩篇名以王者所佩在德一語考之當作王佩爲是蓋古玉字作王易與王混也

又曰晉孔氏所注者非汲冢書宋王伯厚明楊用修已辨之矣但漢志止言周書隋志周書下附注云汲冢書唐志竟標汲冢周書其相沿致誤之由尙未明也案郭忠恕汗簡略敘引晉史公云咸寧中汲郡人盜魏安釐王家得竹

書十餘萬言寫春秋經傳易經論語夏書周書於是始有汲冢周書之號矣晉書束皙傳云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其中與經傳太異則夏年多殷益于啟位啟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未嘗言有夏書又云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亦止言雜書中有周書論楚事及周穆王盛姬事未嘗言別有周書也晉史公誤述汲冢之書以爲有周書隋志又誤會晉史公所述汲冢周書而以班志所載之周書當之誤遂不可解矣且束皙傳云太康二年杜氏左傳後序云太康元年三月

吳寇始平子解甲休兵修成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始訖會汲郡有發冢者則發汲冢事雖不言二年爲太康二年可知而晉史公云咸寧中與束傳杜序皆不合又束傳云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未嘗言有論語也而晉史又言有論語何不懂文理若此稱爲晉史公似卽當時史官不應誤會至此郭氏之言未知何本大抵出於傳聞之誤當更考之庶釋然也

汲冢發於咸寧五年冬明年太康改元三月吳平豫始得知又二年始見其書此說閻氏百詩最得見

學紀聞注

閻若璩曰今汲冢周書漢志正名周書班固以爲周史記顏師古云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六朝人亦謂之尙書逸篇觀南史劉顯傳可見傳云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文字零落諸人無能識者顯一見曰是古文尙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果如其說

此以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爲小顏語與臧氏同六朝所云尙書逸篇兼有虞書夏書商書在內不專指周書

逸周書卷首終

逸周書卷

晉孔晁注

江都陳逢衡補注

度訓解第一

天行有度而四象正皇極有度而萬民順紂失度故以亡文秉度故日昌度也者所以整齊萬物之具也斯篇命名立義與大學絜矩之說相符故於好惡特詳言之

天生民而制其度

孔注聖人爲制法度

補注度者自然之矩獲而聖人裁成之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度也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制其度也

度小大以正權輕重以極明本末以立中

孔注制法度所以立中正

補注正直也極至也言於事物之大小輕重無一不權度乎當然之理以歸於正直至善之區也中者無過不及之稱本末猶兩端

立中以補損補損以知足

孔注損益以中為制故知足也

補注立中以補損則愚不肖不畫於自修補損以知足則賢智不驚於高遠

口爵以明等極空方疑是制字

孔注極中也貴賤之等尊卑之中也

補注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禮含文嘉曰殷爵三等周爵五等荀子王制篇曰

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富貴貧賤之
等然則等也者所以明冠履辨天澤也極至也謂等
級之所至不敢踰也

極以正民正中外以成命

孔注內外正則大命成也

補注極以正民詩所謂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也正中
外以成命與下句正上下以順政俱從正民說下命
令也令出維行則命成矣

正上下以順政

孔注順其政教

補注自邦畿以迄荒裔則統乎中外矣自天子以至
於庶人則統乎上下矣成命則雲行雨施品物流行
而無弗亨順政則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而無弗屆

政以內□□□自邇彌興自遠遠邇備極終也□微補在
□□分微在明

孔注知精□□□微分理有明故

明王是以敬微而順分分次以知和知和以知樂知樂以
知哀知哀以知慧內外以知人

分去聲
樂音洛

孔注慧者甚明所以知人

補注敬微慎獨之學順分循理之事循理則君明臣
良父慈子孝夫義婦順兄友弟恭無一不出於自然
矣故曰分次以知和和則發榮條達暢於四支有不
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故曰知和以知樂樂者情
之逸也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斯舞舞斯愠
愠斯戚戚斯嘆嘆斯辟辟斯踊矣故曰知樂以知哀
哀則操心危慮患深而恒能見禍於未然審機於當
局故曰知哀以知慧知慧則內明象坎外明象離而

知愚賢否如燭照數計而龜卜矣故曰內外以知人

凡民生而有好有惡小得其所好則喜大得其所好則樂

小遭其所惡則憂大遭其所惡則哀

好惡俱去聲
下同樂音洛

孔注言其性之自然

凡民之所好惡生物是好死物是惡

補注生物如飲食衣服之類死物如鈇鉞刀鋸之類
左昭二十五年傳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
物哀也

民至有好而不讓不從其所好必犯法無以事上

孔注不讓則爭爭則必犯法矣

民至有惡而不讓不去其所惡必犯法無以事上

補注民至有好而不讓欲生也民至有惡而不讓惡死也大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若不從其所好不去其所惡是謂拂人之性矣故犯法而無以事上

徧行於此尚有頑民而況曰不去其所惡而從其所好民能居乎

孔注徧謂兼行好惡也能居乎言不能居也

補注言好惡俱從民欲尚有莠民雜處其間況不去民之所惡而僅從其所好則是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矣民詎能遂其好而安宅乎大學平天下章言絜矩之道反覆推明所惡與此意同

若不口力何以求之

孔注言力爭也

力爭則力政力政則無讓無讓則無禮無禮雖得所好民

樂乎若不樂乃所惡也

樂音洛大戴用兵篇諸侯力征注引民樂乎作民皆樂之乎

孔注爭則不樂

注舊在民樂乎下

補注政征通此言欲民之樂當先力去其所惡而化以禮讓若不樂則民生不遂而爭奪起是乃所惡也

凡民不忍好惡不能分次

分去聲下同

孔注忍為持久堅以次第

盧文昭曰為疑當作謂堅字句以疑當作次

補注不能分次言無度也沈濤曰廣雅釋言忍耐也

古能與耐通不忍好惡猶言不能好惡耳

不次則奪奪則戰戰則何以養老幼

句

何以救痛疾死喪

何以胥役也

孔注胥相也

補注不次則無等而爭鬪之事必起故上無以惠下

下無以事上也

明王是以極等以斷好惡教民次分

補注極等以斷好惡則好惡不偏教民以度則次明

而分定

舊本正文教民次分下有揚舉二字小字注下空圍二虛依卜本作揚舉力竟四字改作大

字正文並注云力竟疑力競之訛競盛也強也優為下三事則揚舉之也衡案力竟見下猶之力爭力政耳此處不當有力竟二字揚舉亦係他處小注傳寫之誤今並刪去

任壯養老長幼有報

長上聲下司

孔注壯者任之老者養之幼者長之使相報此謂力

竟也

末五字疑誤或曰當在和之以懷衆下

補注報如報政之報

民是以胥役也

補注任之養之長之則有以養老幼有以救痛疾死喪矣民知有等則有以胥役矣

夫力竟非衆不剋衆非和不衆

孔注和之以懷衆

補注力竟謂力足以相抗故非衆不剋師克在和衆乃無敵故非和不衆

和非中不立中非禮不慎禮非樂不履

補注致和必以中爲本故非中不立教中必以禮爲防故非禮不慎慎順通禮者天秩天敘之自然然必出於懽欣鼓舞而後可行故非樂不履

明王是以無樂非人無哀非人

樂音洛

孔注言明王所樂所哀無非人也

補注孟子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與此義同

人是以衆

補注無樂非人無哀非人則天下皆與我和矣衆非

和不衆故曰人是以衆

人衆賞多罰少政之美也罰多賞少政之惡也罰多則困賞多則乏乏困無醜教乃不至

孔注醜謂所厚

補注唐順之曰罰固不可多賞亦不可多所以聖主授受惟厥中耳周文歸曰醜衆也言不得衆心也盧文弨曰孔注所厚下疑脫所薄二字衡按醜無訓厚薄者當訓作恥庶與前後文義相貫蓋罰多則束縛其手足故困賞多則淫泆其心志故乏困乏則民無

適從而其性失故無恥教乃不至上之責也

是故明王明醜以長子孫

明王舊作民主盧文弨曰趙疑當作明王今從之

補注醜恥也明恥則教化行教化行則民無背畔之心故有以長子孫

子孫習服鳥獸仁德

孔注歸其仁德

補注言子孫習其制度而好惡哀樂通於天下則雖鳥獸亦歸仁德矣而况此受中之民乎

土宜天時百物行治

孔注土之所宜天時所生皆行其物

補注土宜剛柔燥濕之性天時陰陽寒暑之序百物

飛潛動植之倫行治則天地位萬物育矣

治之初廢初哉

補注盧文弨曰廢字無考趙曦明曰疑卽下文厲字之訛沈濤曰案厲初義亦不順或當爲靡字之誤

治化則順是故無順非厲

孔注明醜以使之所以成順者也

補注治化則順以有等也厲猶夕惕若厲之厲無順

非厲言凡一切治化之順皆猶厲精圖治而出也

長幼成而生曰順極

孔注言使小人大人皆成其事上之心而生其義順之至也

補注言長幼皆遂其生成之性則無往而不合於度矣故曰順極

命訓解第二

紂不知命而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故大命以傾文王受天之命日以小心昭事故聿懷多福天者命之宰

也禍福所從出也文蓋欲冀紂之一悟故作是篇以警之

天生民而成大命

孔注賢愚自然之性命也

補注言生殺之大命皆成於天即下文禍福是也

命司德正之以禍福

孔注司主也以德為主有德正以福無德正以禍

補注命天命也司德天神如司命司中之類

立明王以順之

孔注順天作政

補注書曰惟辟奉天惟聖時憲順謂順命立者天所

立也

曰大命有常小命日成成則敬有常則廣廣以敬命則度至於極

孔注日成日進也如有常則其人法度至中正也

補注大命有常作君作師由天付也小命日成積德

累功當自致也成則敬本諸身也有常則廣保天下

也度至於極謂止於至善也

夫司德司義而賜之福祿福祿在人能無懲乎若懲而悔過則度至於極

孔注懲止也以德居身深術息其義

深字疑衍術息當作行習一形

誤一聲誤也

補注謝墉曰悔過卽所以召福懲其不德不義卽福祿在人矣注文義殊晦衡案司命益年司祿益食司金益富皆視其人之所受而加焉故曰在人言福祿雖賜於天而實準乎人若能懲而悔過以求合乎德義則福祿至矣司義猶司德

夫或司不義而降之禍在人能無懲乎若懲而悔過則度至於極

補注言人有悖逆之事則災及其身是以君子恐懼修省無已時也

夫民生而醜不明無以明之能無醜乎若有醜而競行不醜則度至於極

孔注不謂醜者若道上爲君

補注盧文弨曰無以明之民不能自明也在上者能無醜乎謂旌別淑慝也舉直錯枉能使枉者直斯所

謂兢行不醜也是則止於至善矣下無以穀之無以
畏之皆謂民能無勸乎能無恐乎皆謂君衡案醜恥
也戰國秦策皆有詬醜大誹注醜恥也呂覽節喪篇
無此之醜注醜恥也又慎人篇蓋君子之所醜也
注醜猶言民生而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舉凡可恥
之事無以滌其舊染而明之則必自陷於罪矣在上
者能無激發其耻乎若人皆知有耻而至於無耻可
恥則競行不恥矣故民協於度

夫民生而樂生無以穀之能無勸乎若勸之以忠則度至
於極樂音洛

孔注穀善也謂忠信也

補注言民雖樂生而無以自淑則在上者當導之以
德而民協於中矣勸勉也中心曰忠

夫民生而惡死無以畏之能無恐乎若恐而承教則度至
於極惡去聲

孔注以死亡恐民使奉上易教也

補注言民雖惡死而猶不免於犯法則在上者當齊
之以禮而民知從欲矣

六極既通六間具塞間去聲

孔注六中之道通則六間塞矣

補注六極既通猶堯典所謂光被四表格於上下也
荀子儒效曰宇中六指謂之極楊倞注六指上下四方也盡六指之遠則爲六極間謂間隙如天傾西北地缺東南之類塞實也王者上蟠下際放諸四海而太和充滿無少欠缺故曰六間具塞易所謂彌綸天地之道是也

通道通天以正人正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無極

孔注道謂言說之也

補注楊慎曰汲冢周書曰正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無極道言也謂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也道天無極謂生物不測悠久無疆也然則無極之名不始周子矣

案周子無極太極遞說是一義此無極有極對說又一義楊說誤 趙曦明曰道卽通

道之道注訓言非是盧文弨曰天道遠人道邇此卽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衡案通道道字作實理講道天道字作率循講正人莫如有極通道也通道者達道也道天莫如無極通天也通天者達乎天德也有極者懸象著明禮樂刑政之謂無極者神明變通

羣龍無首之謂有極固所以正人道天無極亦所以正人故曰通道通天以正人

道天有極則不威不威則不昭正人無極則不信不信則不行

孔注政教不明

補注道天有極則不威不威則不昭故不測者聖人之權正人無極則不信不信則不行故畫一者聖人之法

明王昭天信人以度功地以利之使信人畏天則度至於

極

補注無極以昭天有極以信人以度謂有常也有常則廣故能功地以利之而爵賞及辟公矣使謂使令有土之君信人則令行畏天則奉法故度至於極

夫天道三人道三天有命有禍有福人有醜有紕紕有斧鉞以人之醜當天之命以紕紕當天之福以斧鉞當天之禍六方三述其極一也不知則不存

孔注言相方以立教一者善之謂也不行善不知故也

補注紼絕與黻冕通醜恥也以人之醜當天之命者
民知恥則能習於善故命亦從而善焉民無恥則必
習於惡故命亦從而惡焉惠迪從逆惟人自召非有
私也六方天道三人道三也三述以人之醜當天之
命以紼絕當天之福以斧鉞當天之禍也天人合一
感應不殊故曰其極一也不知指六方三述不存謂
天之大命不集於身盧文弨曰述與術同

極命則民墮民墮則曠命曠命以誠其上則殆於亂

孔注此下六極謂行之極其道殆近

補注天命憑乎人事人事臻則天命集極者竟也窮
也極命則一切總付諸天而人事無所持權故曰極
命則民墮民墮則曠命民既曠命而反以天命有在
告誡其上則事事無備焉得不亂墨子非命曰王公
大人若信有命則必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必怠
乎治官府矣農乎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人必怠乎
紡績織紝矣此之謂也

極福則民祿民祿則干善干善則不行

孔注不行善也

補注福祿所以勸善若富及淫人是爲極福極福則
民生惟知有祿而以干善爲務矣干通作奸僞也謂
本無善可福祿而僞爲善以弋取也

極禍則民鬼民鬼則淫祭淫祭則罷家

罷音疲

孔注罷弊其財冀無禍也

補注殺戮所以止姦若刑及正人是爲極禍極禍則
民無所措手足惟專意祈禳以冀免禍矣故至於淫
祭而罷家

極醜則民叛民叛則傷人傷人則不義

孔注民不堪行則叛義也

補注沈濤曰醜謂愧厲之愧厲太過民不堪行故叛
也衡案極醜則民無自新之路必至逆行而不顧語
所謂惡不仁之人疾之已甚亂也傷人謂用刑不義
謂輕重不得其宜

極賞則民賈其上賈其上則民無讓無讓則不順

孔注賈賣以功求其賞也

補注有功則賞進賢則賞是故周官有賞田若賞不
以道是爲極賞則民必多方悅君而以市心交於上

矣故曰賈其上無讓則爭焉能循分而順乎
極罰則民多詐多詐則不忠不忠則無報

孔注上遇其禮不報口終

補注用罰不當是為極罰習為巧避故多詐詐則不
忠故無以報上

凡此六者政之殆也明王是故昭命以命之曰大命世小

命身

盧文弨曰按大戴禮本命篇
注引周書大命世小命身

孔注違大命則世受罰犯小命則罰身

補注前云立明王以順之曰大命有常小命日成蓋

天以命命王者之意此明王昭命以命之曰大命世
小命身是王者承天命以申命之蓋謂以人之醜當
天之命以紕統當天之福以斧鉞當天之禍也大命
世小命身兼禍福兩層言人當強於為善已隱寓不
可極命意在內孔注誤

福莫大於干善禍莫大於淫祭醜莫大於傷人賞莫大於

賈上罰莫大於貪詐

此節舊本多誤
今從盧說改正

孔注言此六者最大

補注此言極福極禍極醜極賞極罰之害其不言極

命者上已言大命世小命身故不復言也盧文昭曰
所謂六者兼命而言也其語意非以干善爲福淫祭
爲禍所謂莫大正申言極之害大耳

古之明王奉此六者以牧萬民民用而不失

孔注不失其義

補注言操此六方三術之用而不至于極命極福極
禍極醜極賞極罰也用而不失則無民墮民祿民鬼
民叛民賈民詐之虞

撫之以惠和之以均斂之以哀娛之以樂慎之以禮教之

以藝震之以政動之以事勸之以賞畏之以罰臨之以忠

行之以權

樂音洛
下同

孔注以權行之

補注此俱牧萬民之事撫之以惠則民知恩和之以
均則民循分斂之以哀則民有節娛之以樂則民情
悅慎之以禮則民志定教之以藝則民皆有用震之
以政則民不敢玩動之以事則民興功勸之以賞則
民向善畏之以罰則民有懲臨之以忠則民不敢欺
行之以權則民無不化

權不法忠不忠罰不服賞不從勞事不震政不成

孔注言行權當有如此時盧文弨曰時字疑誤

補注權不法權宜之事非可以爲常法也忠不忠忠於內者必忤於外也罰有必行故不期於民之服如子產之謗蠆尾是也賞以德禮爲先故不從勞如晉文公之於壺叔三賞而後及趙襄子之於高赫無大功而賞居首是也事以謹小而立故不震政以積久而報故不倖其成

藝不淫禮有時樂不滿哀不至均不壹惠不忍人凡此物

攘之屬也

孔注物事

補注藝無取乎技巧故不淫禮以適用爲貴故有時樂不滿者情不可極也哀不至者喪惟其稱也均有等差故不壹惠以愛爲主故不忍人末句未詳惠而不忍人人不勝害害不如死

孔注害則死口而猶不如口

補注首句不字衍惠而忍人者假仁義以濟其凶也故惡害甚於惡死

均一則不和哀至則匱樂滿則荒禮無時則不貴藝淫則
害於才政成則不長事震則寡功

孔注不長言淺近也

補注親親尊賢必有等差均一則無辨故不和哀至
則費財故匱樂滿則無節故荒禮無時則用非其宜
故不貴藝淫則相習爲無用故害於才政期於速成
則苟且故不長不長猶不達也震矜其事則志滿而
驕故鮮功凌曙曰均一則不和如昭二十年傳齊侯
與晏子論和同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事震則寡

功如僖九年公羊傳葵邱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
九國是也

以賞從勞勞而不至以法從中則賞賞不必中以權從法
則行行不必以知權盧文弨曰以法從中以下數句有脫
誤以上文推之賞之下當言罰言忠
然後終於權也趙曦明日當作以法從賞賞不必中以
權從法法則必行行以知權衡案二說以意改更非也

補注以賞從勞則有虛冒之嫌故不至以法從中奉
法者也從中則事有定格故賞以旌之賞不必中用
賞者也謂有非常之功則有非常之賞故不必有定
格也以權從法制法者也制法能因時變通故行行

不必以知權如萬物之受鑄於洪鈞而不自知其所
以然也

權以知微微以知始始以知終

孔注言事勢之相權物理之相致如此也

補注人所不見之地曰微權以知微精義入神之謂
微以知始者知至至之也始以知終者知終終之也
上文行不必以知權指民說此知微知始知終指牧
民者說所謂道天莫如無極也

逸周書卷一終

逸周書卷二

晉孔晁注

江都陳逢衡補注

常訓解第三

四徵六極八政九德俱政治之要所謂常訓也人有
常順順在可變是以聖人不專責之民而民無弗治
古者此民今亦此民無二性也故曰政維今法維古
前篇言命此篇專言性故其道在因

天有常性人有常順順在可變性在不改

孔注學能故可變自然故不改

補注天有常性天命之謂性也人有常順率性之謂道也順在可變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也性在不改生之謂性也

不改可因因在好惡好惡生變變習生常常則生醜醜命

生德好惡俱去聲

孔注雖有天性可因其好惡以變之明醜所以命之則德生矣

補注不改可因如其性以治之也因在好惡者董子保位權曰聖人之治國也因天地之性情孔竅之所

利務致民令有所好有所好然後可得而勸也故設賞以勸之有所好必有所惡有所惡然後可得而畏也故設法以畏之既有所勸又有所畏然後可得而制之此之謂也好惡生變則民俗移變習生常則人道立常則生醜則善惡分醜命者天有命人有醜也生德則人有常順能復其性矣

明王於是立政以正之立舊作生民生而有習有常以習爲常

以常爲慎民若生於中習常爲常左昭十六年傳習實爲常惠棟左傳補注五引

周書曰習實爲常口美惡一也衡案今本俱作習常爲常而無下五字惠氏並未注明某篇疑誤

孔注習常為常如性自然故若生於中也

補注有習者明善之功有常者自然之體以習為常則困知勉行以復其初也慎順也以常為慎人有常順也

夫習民乃常為白血氣始

孔注性本所有而幼小習之若自其血氣生之始也補注大戴保傅篇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之為常盧辯注引周書曰習之為常白血氣始案習之為常即上文習常為常也血氣知覺運動所托與生俱來

者也

明王白血氣耳目之習以明之醜

孔注示之以好惡也

補注血氣易動耳目易染因其粗乃易知從其欲乃易行以明之醜則民知愧恥矣

醜明乃樂義樂義乃至上上賢而不窮

樂音洛

孔注窮謂不肖之人

補注民知醜則能慕義能慕義則能向上能向上則能尊賢不窮謂不失其性

哀樂不淫民知其至而至於子孫民乃有古古者因民以

順民

樂音洛

孔注皆有經遠之規謂之有古父教子子教孫故曰因也

補注哀樂不淫則民習於正矣民知其至至猶度至於極之至至於子孫則家有教矣古謂高曾之矩矱因謂因其好惡順則利而導之不拂其性也

夫民羣居而無選爲政以始之始之以古終之以古

孔注言政必敬始慎終選行也

補注羣居而無選則無貴賤之等無賢否之別爲政謂爲選政董子官制象天云聖人爲一選君子爲一選善人爲一選正人爲一選此以德行為選者也又云三公爲一選三卿爲一選三大夫爲一選三士爲一選此以爵位爲選者也始之以古繼自今立政也終之以古鑒成憲以無愆也

行古志今政之至也政維今法維古頑貪以疑疑意以兩平兩以參參伍以權權數以多多難以允允德以慎慎微以始而敬句終乃不困盧文弨曰左傳襄二十五年引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又中論法象

孔注重明終始之義

補注行古者因也志今者損益也政之至也猶云蒞以加矣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政維今也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法維古也頑貪指民之失其性者以疑疑如罪疑從輕之疑卜堯年曰前云順在可變疑者尚望其改變也疑意揣測之義以兩謂事以相比而可否見也平兩權衡之義以參謂理以得中而是非定也參伍錯雜之義以權謂用以審量而輕重適也

權之數則以多一致而百慮也多而難則以允執一以應萬也允德以慎履信思乎順也慎微猶云慎獨以始而敬則事有基而可久故終乃不困

困在岔誘在王民乃苟苟乃不明哀樂不時四徵不顯六極不服八政不順九德有姦九姦不遷萬物不至

岔蒲悶切樂音

洛下同

孔注言以岔導民政之弊

補注困在岔殷政總總若風草之象岔塵涌貌誘在王民之無良導自上也王即指紂苟如論語無所苟

之苟常訓序所謂紂作淫亂民散無性是也無性則志氣昏故不明哀樂不時猶傳所謂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四徵不顯則性情乖六極不服則生殺悖八政不順則倫紀壞九德有姦姦謂作偽遷改也九姦不改則萬物何由至於善乎

夫禮非剋不承非樂不竟民是乏生口好惡有

空方疑在好惡有下

補注此疑度訓解脫簡之文非剋不承非樂不竟與非衆不克非樂不履句法相似而此有脫文

四徵喜樂憂哀動之以則發之以文成之以民行之以化

孔注以中道化之也

補注動之以則不踰閑也發之以文謂品節之也成之以民作於上而應於下也行之以化措諸近而播諸遠也

六極命醜福賞禍罰六極不羸

孔注羸謂無常

補注六極已見命訓解廣雅羸過也孔注誤

八政和平八政夫妻父子兄弟君臣八政不逆九德純恪
補注首句與上末句接言六極不羸然後八政和平

也夫扶也妻齊也父矩也子孳也兄況也弟悌也君羣也臣堅也此綱常倫紀所繫故曰政不逆則人道順軌而九德於以純恪矣純恪完備也

九德忠信敬剛柔和固貞順順言曰政順政曰遂遂僞曰

姦姦物在目姦聲在耳

二姦字汪士漢本作監

耳目有疑疑言有樞

樞動有和和意無等

二和字俱當作私

孔注等謂差等

補注忠無私也信誠也敬肅也剛彊斷也柔安也不剛不柔曰和固堅也貞正也順理也君子名之必可

言言之必可行故順言曰正遂成也順政曰遂終竟其政也遂僞曰姦姦卽上文九姦九姦與九德相背而外竊其似故曰僞姦物令人目盲姦聲令人耳聾故耳目有疑耳目疑則失所守而其辭支矣言爲樞機故曰疑言有樞樞動有和和當作私耳目蔽則私意起也無等則無度此與下萬民無法句相承說下言上無等則下無法也

萬民無法□□在赦

空方疑重無法二字

□在復古

空方疑是治字

古者明

王奉法以明幽幽王奉幽以廢法奉則一人也而績功不

同明王是以敬微而順分分去聲

孔注所行相反故也

補注明王奉法厥類惟彰幽王奉幽乃與暗行奉法則治奉幽則亂故績功不同荀子王霸篇云王道治明不治幽主能治明則幽者化又正論篇云主道利明不利幽主道明則下安主道幽則下危此奉法奉幽之義也敬微順分見度訓解

文酌解第四

此篇文義甚晦篇中五大十二來當與大匡程典大

聚等篇參看然與序所謂明恥示教迥不合

民生而有欲有惡有樂有哀有德有則則有九聚德有五

寶哀有四忍樂有三豐惡有二咎欲有一極惡去聲樂音洛

孔注廣演其義也

補注欲惡根於天性哀樂動於人情有德有則即大

雅有物有則好是懿德之義

極有七事咎有三尼豐有三頻忍有四教寶有五大聚有

九酌案九聚九酌五寶五大四忍四教三豐三頻數目俱承接說下惟二咎三尼一極七事數目各異而七事

後又申論一嫌刺也極疑有脫誤

孔注又敷陳也

九酌一取允移人二宗傑以親三發滯以正民四貨官以屬五人口必禮六往來取此七商賈易資八農人美利九

口寵可動

趙曦明日正民疑當作振民取此疑取此言求其相稱也

孔注此言所酌為政之事英傑人當親之也

補注取允移人明信也宗傑以親尚賢也發滯以正民救荒也貨官以屬分任也往來取此便民也商賈易資通商也農人美利勸農也如是則民樂就矣故九酌與九聚因也

五大一大知率謀二大武劔勇三大工賦事四大商行賄五大農假貸

孔注率謀言為謀之帥假貸恤貧振施者也

補注大知富於才故資之以率謀大武富於力故資之以劔勇大工富於藝巧故資之以賦事大商富於財故資之以行賄大農富於粟故資之以假貸古者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見六韜六守又加以大知大武則虎門不乏坐論之才免置亦備干城之選所寶惟賢是其證矣故五大亦謂之五寶

四教一守之以信二因親就年三取戚免梏四樂生身復

樂音洛

孔注就年尊長年也戚近也免梏無患也

補注守之以信教以忠因親就年教以孝取戚免梏

教以保身樂生身復教以俟命四者必忍乃有濟故

四教與四忍通

三頻一頻祿質潰

盧文弨曰潰字依宋本俗間本作瀆二陰福靈極三留身

散真

孔注頻數也散失也

三尼一除戎咎醜二申親考疏三假時權要

孔注尼是也咎罪也考成也時是也

補注尼無訓是者是乃定字之訛尼定也見爾雅釋

詁除戎咎醜則禍亂定矣申親考疏則厚薄定矣假

時權要則尊卑定矣除去也醜如執訊獲醜獲其羣

醜之醜申升也考校也假嘉通案三尼本於二咎其

數不符或曰前二咎當作三咎蓋戎醜不翦親疏不

明權要不尊三者皆不能無咎也

七事一騰咎信志二援拔瀆謀三聚疑沮事四騰屬威衆

五處寬身降六陵塞勝備七錄兵免戎盧文弨曰卜本戎作戍錢大昕曰說

文木部彙字下引逸周書疑沮事闕四字讀者多不能解今檢文酌篇有聚疑沮事句乃悟許氏所見本云彙疑沮

事後人轉寫脫彙字妄於句尾添一闕字而二徐不能是正也彙與聚義雖相近然許氏所見當是古本魏晉人希

識古字故多誤改衡案玉篇十二彙所臻切說文曰衆盛也段玉裁曰聚古讀如驟與彙音近彙疑沮事猶云蓄疑

也敗謀

孔注騰勝也錄謂不備兵不字疑衍

補注騰咎道勝則不疚也故信志信讀若伸援拔薦

賢也瀆通也瀆謀則謀必成聚疑沮事貴能斷也騰

屬者德足以服臣下也故威衆處寬身降不迫威不

矜驕也陵塞勝備固四境備不虞也錄兵料兵也足

兵故免戎

一極惟事昌道開蓄代

孔注言事事皆以忠政行之則吉昌之道開行而征

伐之道蓄之也此本不可解而孔氏妄為解之鑿矣趙曦明謂忠政當作中正然正文無

此二字案中正見寶典解忠正見大戒解

伐有三穆七信一幹二御三安十二來

孔注言征伐之道必有此事可也

補注文酌其猶允文乎故亦及征伐之事足國足兵

須預於平日戰國董安于治晉陽得此意

三穆一絕靈破城二筮奇昌為三龜從兆凶

兆盧本作惟

孔注絕靈不淫祀也不正而卜雖從而凶

補注惠士奇曰三穆即所謂穆卜衡按穆者深遠之

義絕如絕地天通之絕靈謂神靈破城猶所謂思之

思之鬼神通之也筮著也奇如奇偶之奇昌大也為

動也言筮著之法必視陽神為用而後可動龜卜也

兆朕兆也卜從兆凶者卜必斷以理審以義謀於未

事之先而後可獲吉若龜從而卿士庶民俱逆則違

卜可也靜則吉動則凶故不可從

七信一仁之慎散二智之完巧三勇之精富四族之寡賄

五商之淺資六農之少積七貴之爭寵

孔注七者所宜信明之也

補注仁慎散則吝生惠下之道宜信智完巧則詐出

應事之道宜信勇精富則技窮厲武之道宜信族寡

賄則恩薄親親之道宜信商淺資則利虧恤商之道

宜信農少積則稼傷勸農之道宜信貴爭寵則亂生

馭貴之道宜信信謂有成法無疑政也

一幹勝權輿

疑有缺字

孔注言有權無不與

補注謝墉曰注謬幹謂骨幹勝讀平聲權輿始基也

立基能勝之也趙曦明曰權輿言當先立勝算於其

始

二御一樹惠不瘥二既用茲憂

盧文弨曰瘥字無考注亦難曉衡案瘥疑瘥之訛

孔注瘥巔也以為已巔也既盡

補注此言御下之道樹惠用恩俱當審慎

三安一定居安帑二貢貴得布三刑罪布財

補注定居安帑貨賂諸物邸舍之稅周禮謂之廛布

貢貴得布取給於府也周禮謂之邦布刑罪布財金

作贖刑也周禮謂之罰布三者既定則國阜而民安

十二來一弓二矢歸射

孔注射當可用

補注此以下言內府所儲各有統也周禮司弓矢在

夏官言弓矢凡一切角幹金筭之類皆屬歸射則澤

宮造士春田振旅胥有以試其藝矣吳慶恩曰來如

來百工之來

三輪四輿歸御

孔注言御可用

補注攷工有輪人與人言輪輿凡一切輻轂輶轄之類皆屬歸御則巾車馭僕得以範我馳驅矣

五鮑六魚歸蓄

孔注積以為資

補注薨曰鮑鱘曰魚周禮天官獻人掌之言鮑魚凡一切狸互乾腊之類皆屬蓄藏也

七陶八冶歸竈

孔注言竈善則陶冶良也

補注陶搏埴之工冶攻金之工俱見攷工言陶冶凡一切合土范金之類皆屬按金土皆以火成故歸竈

九柯十匠歸林

孔注林當作材匠以為用

補注柯匠即攷工攻木之工言柯匠凡一切斧斤繩墨之類皆屬歸林者山有木工則度之也

十一竹十二葦歸時

孔注取之以時所以來人也

補注竹葦器用所資周禮太宰九職所謂虞衡作山澤之材是也歸時者竹取於夏葦取於秋言竹葦凡一切園圃草木之類皆屬

三穆七信一幹二御三安十二來伐道咸布物無不落物取配維有永究

孔注落始也類也究終也

趙曦明曰落如左傳落實取材之落不當訓始

急哉急哉後失時

糴匡解第五

此篇專為荒歉立法而首由成年敘起豐殺各當補

凶禮以濟天道之窮也

成年穀足賓祭以盛

舊本年祭二字俱重文今從盧說刪

孔注言賓客宗廟足而不奢也

盧文弨曰不奢何本作不儉詰以盛似尤

切與記所云祭豐年不奢不必強合

補注書曰百穀用成禮曰萬寶告成所謂成年也故

足穀賓大賓客秋官有三饗三食三燕之禮儀禮有

公食饋食聘燕諸儀皆所以待賓也祭則禘郊祖宗

報以及時舉月享之類以盛言禮備也成年物力豐

美故賓祭俱從其厚

大駟鍾絕服美義注

孔注大駟後落淫過

補注謝墉曰大駟鍾絕注亦難曉義當闕疑服美義

淫謂禮之盛也注訓淫為過凡義之所當為者皆可

過盛淫如聲淫及商之淫與周書服美於人迥異衡

按此與下樂惟鍾鼓不服美樂無鍾鼓凡美禁二條

緊對而語有脫誤

阜畜約制餘子務藝

孔注阜廩別名畜則馬約制不常秣餘衆也藝樹也

盧文弨曰秣舊訛秩今從趙改秣馬食穀也

補注阜蓄約制使有定數餘子庶子也謂官吏之衆

子左昭二十八魏戊餘子杜注卿之庶子為餘子李

兆洛曰藝六藝也食貨志餘子亦在於序室衡案即

周官宮正所謂會其什五而教之道藝是也鄭司農

曰藝謂禮樂射御書數宋保曰餘子務藝餘子務穡

成年儉年之所有事餘子倅運大荒之所有事務藝

務穡事同一例孔注是也

宮室城廓脩為備供有嘉菜於是日滿

盧文弨曰廓與郭同

孔注嘉善也謂薑蒜之屬滿也

補注成年國有餘財民有餘力故得以治宮室城廓備完善也嘉菜旨蓄也於是日滿則民食無不足矣年儉穀不足賓祭以中盛

孔注有黍稷無稻粱

補注年儉微歉之歲以中盛則牲醴不能如成年之備沈濤曰盛字疑衍以盛以中以薄文義甚明中謂酌豐儉之中

樂唯鍾鼓不服美

孔注外有祭服內無文飾

盧文弨曰內外二字疑衍

補注樂唯鍾鼓不備樂也如弛懸之類不服美猶所謂朝中無采衣也

三牧五庫補攝

孔注事物相兼不物設也

補注盧文弨曰案三牧當謂戎馬田馬騫馬三物之牧也月令季春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一也皮革筋一也角齒一也羽箭幹一也脂膠丹漆一也衡案補攝者闕則補之物可兼用者則攝之不必物物皆

具備也

凡美不修餘子務穡於是糺秩

孔注糺之令有事秩

補注凡美不修則百工之費減餘子務穡則倉廩之蓄多說文秩積也詩曰積之秩秩糺則課其程不使懈怠也李兆洛曰糺秩省百官之秩祿義見墨子年饑則勤而不賓舉祭以薄

孔注用下牲也

補注年饑比年儉又歉矣爾雅穀不熟爲飢穀梁襄

十四年傳二穀不升謂之飢勤而不賓蓋止脩勞問之禮而無燕飲之事也舉祭以薄則並中盛不能矣樂無鍾鼓凡美禁畜不阜羣舊作書不早羣今從盧說改車不雕攻兵備不制民利不淫

孔注攻治

補注凡美禁則工巧之物俱不粥於市蓋欲使之務本畜不阜羣遊牧於野令其蕃息也車不雕攻盧文昭曰爾雅攻善也謂功緻也衡案卽大匡之車不雕飾省工也兵備不制武備則修而用之不另制也民

利不淫知有節也

征當商旅以救窮乏問隨鄉不鬻熟

孔注鬻賣

補注征當商旅借外財以紓內困也故窮乏得以少助問隨鄉者因其土俗詢其利害謀所以安之也不鬻熟熟精熟也食粗糲則去者少惜穀也謝墉曰鬻熟則啟奢情故禁之

分助有匡以綏無者於是救困

補注助補助也分助則力贍匡救也綏安也無者謂

窮乏也於是救困在國則有蠲租賑恤之議在民則有解衣推食之情而民之無食者可以不轉於溝壑矣

大荒有禱無祭

盧文弨曰穀梁襄二十四年傳鬼神禱而不祀范甯引周書大荒有禱無祀卽此

孔注饑饉師旅爲大荒也

補注大荒五穀俱不收禱謂祈請白虎通引禮曰五穀不收不備三牲故無祭

國不稱樂企不滿壑刑罰不脩舍用振穹

孔注不滿壑不于治地舍用常以振民也

盧文弨曰鍾伯敬本

地作也因疑于
治或干治之訛

補注國不稱樂如湯大旱禁絃歌之類企不滿壑未
詳刑罰不脩刑用輕典之謂蓋饑渴所致或有不得
已而遭刑者此仁人所當恤也舍用振穹惠自上也
盧文弨曰舍與釋同穹與窮同

君親巡方卿參告糴餘子倅運開口同食民不藏糧曰有

匡空方疑是關字開關同食
即大匡解開關通糧之義

孔注倅副也盡行此事名曰有匡也

補注君親巡方恐窮黎無告有司不以上達也卿參

告糴如春秋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於齊是也市

穀曰糴參即周禮大宰設其參之參謂卿三人也告

糴以卿參者重其事也餘子倅運移民移粟之義民

不藏糧曰有匡者鄉里自爲賙卹有無可以相通也

盧文弨曰左傳振廩同食此亦當然

俾民畜唯牛羊於民大疾惑殺一人無赦

孔注雖有凶疾惑而相殺者不赦也

補注牛羊食草易長故俾民畜之助民食也於民大

疾惑殺一人無赦者防奸民乘亂且不欲多株連也

男守疆戎禁不出五庫不膳喪禮無度察以薄資

孔注戎事自守而已不征伐也喪儉也而速喪察用

盧文弨曰注訛脫難曉
衡案下喪字當作葬

補注男守疆防外盜也戎兵也戎禁不出恐開邊釁

也五庫見上膳與繕通補也喪禮無度喪取盡哀能

斂能葬而已不必盡制也察以薄資謂節用也察審

察也或曰察祭通書大傳祭之為言察也資與齊同

案也案一名稷上文有禱無祭指天地山川此謂祭

其先亦通衡案楊本察作祭

禮無樂宮不帷嫁娶不以時賓旅設位有賜

孔注不以時秋冬也媒氏會口口合之賓旅隨位賜

之不饗燕也

衡案空圍疑
是萬民二字

補注禮無樂凡一切吉軍賓嘉也宮不帷則幕人之

事俱從省嫁娶不以時盧文弨曰媒氏司男女之無

夫家者而會之蓋荒政十二多昏亦其一也衡按禮

以義起古者霜降娶女冰泮殺內故歸妻有未泮之

咏焉不以時則不拘此義矣蓋男有家女有室過此

恐有失時之懼此聖人之權也賓旅過客也位謂班

次設位有賜謂隨其爵秩之尊卑以贈勞而已

逸周書卷二終

